

I
上
I

逆水行舸

著

QIE
SHUI
TIAN
SHU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窃天书

QIE

TIAN

SHU

逆行
水舸
I 上 I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窃天书: 全2册 / 逆水行舸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94-1935-4

I. ①窃… II. ①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74707号

书 名 窃天书: 全2册

作 者 逆水行舸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选题策划 李 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16

字 数 600千字

印 张 47.5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935-4

定 价 6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窃天书之一

◎ 鬼眼浮屠

目
录

楔子 升棺发材	002
变生寿宴	005
按时而死	010
无处可逃	014
步步杀机	020
垂死挣扎	026
连环陷阱	032
人鬼难辨	036
密室绝杀	042
机关算尽	046
真相大白	051
惊天逆转	058
侠史遗香	061
尾声	066

◎ 阴宅血咒

楔子

铁甲垂云戾气厚，乌旆遮天光不透

070

兜鍪遍地撒如钱，连营画鼓悲风骤

076

天子王气上星文，将军宿命下渊藪

081

何苦深锁眼上眉，一笑且尽杯中酒

083

才捧土覆斑骓坟，旋握刀割单于肉

087

虫离石瓮吐狰狞，女隔重门锁豆蔻

091

已知二竖潜膏肓，倩谁念取回天咒

095

狂风暴雨炼金刚，尊姓大名垂宇宙

101

白日凶鬼索命来，掉头老尸衔刀走

104

人有恶行遭果报，天杀万物如刍狗

108

令威化鹤此来归，黄耳传书几番又

112

118

嗟尔眼前引路人，谁是背后擎天手 125

五行玄机何止五，六道轮回不限六 133

黄泉冤鬼现真形，大野风雷破远岫 140

佛变三十三相身，鬼藏八十八只手 147

鱼龙百变一抔前，梦幻千重两扇后 151

惊鸿照影走娥皇，盖棺论定下桀纣 156

坐百年殿不满意，分一杯羹已足够 160

祸起萧墙未为新，同室操戈还如旧 167

绿鬓依约带鹅黄，乌瞳俨然作碧绿 173

偏房正室鬼点灯，去日来朝星犯斗 176

江山最重谁承担，人心太冷某消受 181

曾经彼时你尚在，除却此身我何有 186

心遭凶讖狠狠惊，命被连环深深扣 191

尾声 回头招手总擦肩，瞪目剔眉长邂逅 199

窃天书之三

◎ 画皮

楔子 幽灵越狱，魔鬼潜行	208
为我画眼，与你送钟	210
启棺斗法，拔剑争锋	214
画皮妖术，拘鬼刺青	218
喜堂挂素，新郎逢凶	223
人皮显字，死尸飞龙	227
初入鬼堡，再觅妖踪	234
死亡倒数，各奔前程	240
冗余世界，残缺人生	248
循环历史，扭曲心灵	251
颠倒世界，错乱乾坤	254
惊天逆转，死而复生	257

苍天太冷，我心好疼

263

鱼龙百变，画皮千重

268

情为何物，大笑三声

273

尾声 恶棍横死，好人善终

280

窃天书之四

◎ 如梦令

疑梦

288

梦游

292

拾梦

294

锁梦

298

邀梦

301

寻梦

303

圆 梦	逐 梦	碎 梦	焚 梦	释 梦	织 梦	问 梦	噩 梦	迷 梦	猜 梦	惊 梦	入 梦	换 梦	择 梦
363	359	351	346	340	336	328	324	320	317	315	311	308	305



窃天书之一

鬼眼浮屠

楔子 升棺发材

“快，打开！”

墓室中央，一口巨大的棺槨被抬出墓穴，一个白发苍苍的黑衣蒙面人指挥七八个手持鹤嘴锄的壮汉，正合力撬起棺上铆钉。四面壁画上的妖魔鬼怪张牙舞爪，似要破壁而出。惨绿的灯火随风摇曳，晃得墓室里更加阴气森森。

这时，正在旁边打下手的另一个黑衣蒙面人打了个手势，从棺材天上揭下一张封条，递给那老者。这位蒙面黑衣人头发都是黑的，看起来比较年轻。

白发蒙面人接过封条，借着晦明不定的灯火一看，只见上面有一道用朱砂画的符篆咒印，盘着一行篆书：

“五殿阎罗王包拯神位，开棺者死！”

他冷笑一声，说：“历来达官显贵害怕死后被盗墓，常用这一招来吓人。民间传说包黑子是五殿阎罗王转世，没想到他还真就好意思认了，吓鬼啊。”

黑发蒙面人应该是个哑巴，用手语问那白发蒙面人：“我书上说包公额上有一月牙，月牙中藏一鬼眼，阴阳两界恶人鬼事无一能逃其洞察，所以日审阳夜断阴，判案如神，是不是真的？”

白发蒙面人叹口气道：“唉，这样的神话你也信？”口气中明显恨铁不成钢。

黑发蒙面人继续打着手语问：“那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我们又不是没钱，为什么要来盗墓？”

白发蒙面人嘿嘿一笑，道：“前些日子我翻看古籍，无意间看到一条记载，说包拯破了长安百鬼夜行案，得到秦始皇的藏宝图，但他怕惹祸，不敢将藏宝图传给后人，想必是带进了棺材里。只要找到了这张藏宝图，江山唾手可得，钱根本就不是事，哈哈哈！”笑声如鸦噪枭啼，回音激荡，震得四

壁灰尘扑簌，格外诡异。

笑声未停，忽听得吱呀呀一声，好似禽兽磨牙，铁链顿时轰落一地，棺材天被打开了。虽隔着数层衣帛，众人依旧感到阴风袭体，吹起一身鸡皮疙瘩。那白发蒙面人声音也发颤了：“鬼神之事，信则有不信则无，先找宝物要紧。”取来烛火，扑到棺材边，向里细看，根本没有什么包公遗骸，也不见珠宝陪葬品，倒是密匝匝摆满了一座座木塔模型。

白发蒙面人正愕然，呃啊一声怪叫猝然响起，吓得他手一抖，险些把油灯失手跌落——只见身边一名手下突然扔掉鹤嘴锄，双手扼住自己喉咙，五官扭曲，面目狰狞，口中呃呃有声！接着又是几声怪叫次第响起，所有盗墓者如鬼魂附体，拼命扼住自己喉咙，口吐白沫，面目青紫骇人，似是不能呼吸。有一个更像疯狗一般，龇牙咧嘴向白发蒙面人扑来。白发蒙面人吓得三魂出窍，转身想跑，腿却像灌了铅般挪不动。

千钧一发之际，那黑发蒙面人抄起一把洛阳铲，将那疯了的手下拍倒。余下几人亦先后扑倒在地，四肢抽搐，七窍流血，眨眼工夫相继毙命。墓室中顿时死寂一片。

过了半晌，白发蒙面人才艰难地说出话来：“此、此地不宜久留！”声音干涩无比，好像从十八层地狱里冒出来一样。

黑发蒙面人哆哆嗦嗦凑上前，将拎着的封条递给白发蒙面人看，并打着手势道：“开棺者死！诅咒应验了！”

白发蒙面人脸都白了：“那咱们……”

黑发蒙面人又打手势道：“咱们还没死。包公明察秋毫，不会错杀好人的。”

白发蒙面人吸了口气，强自镇定：“不管他杀不杀人，是非之地，赶紧走！”奋力拔腿便跑。

没两步，迎面撞上一硬物，顿时鼻血飞进。抬头一看，一圈鬼俑，成半月形围住去路，什么夜叉恶鬼、钟馗判官，个个举铜执鞭，龇着锯齿獠牙，狞笑着俯瞰众人，似作势要扑过来将人撕碎吞下。白发蒙面人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油灯失手坠落。好在那黑发蒙面人出手奇快，一把接住油灯。

白发蒙面人浑身发颤，说：“这、这些鬼俑怎么移位了？”刚进来时这

些鬼俑明明是倚壁而立的。

黑发蒙面人也愣了一下，才打手势问：“是不是我们触动了机关？”

一老一少大着胆子挪动鬼俑，并未发现有机关引线。白发蒙面人更恐惧了：“莫非真的有鬼？”

黑发蒙面人转身从棺中取出一座浮屠宝塔，递给那白发蒙面人。白发蒙面人接过宝塔，凑近油灯仔细观看，只见棺材色的塔身，共有十八层，层层飞檐。突然，白发蒙面人的眼睛定住了——塔下那道门上有几行血字：

“奉天承运，阎君诏曰：方今阳间遭逢乱世，奸邪秉政，百姓遭凌，朕心难安。为恶者当知人心可欺，鬼眼难蒙。今有罪犯某某，祸国殃民，家藏龙袍，意在谋逆，罪在不赦，按律处以毒刑。丧钟记时，时刻归零，朕亲往执刑，善者生，恶者死。开启此门，有将功补过券一封，按券上所书悔过自新，尚有一线生机，否则天谴必至。钦此。”

白发蒙面人一看，魂飞天外。家藏龙袍一事，除了天知地知已知，无人知晓，难道包公阴阳眼真能洞烛幽微？本来他对鬼神之说嗤之以鼻，否则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盗掘包公墓，只是此刻手下莫名惨死，棺中怪塔又未卜先知，不由得他不疑神疑鬼，只能照办了。

再一细看，塔门上有一轮盘，轻轻一拽，门便打开了，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伸手进去一摸，取出一本残书，封面上印着四个阴文鬼篆：“鬼眼浮屠”。他翻开书页，借着灯火看罢，不禁长身而起，仰天怪笑，磔磔有声，惊得墓鼠乱窜。

那黑发蒙面人打着手势：“爹，你疯了？”

“原来如此！哈哈，我是疯了！我疯了！哈哈哈哈！”白发蒙面人双手乱挥，把黑发蒙面人手中油灯打落，摔得粉碎。

最后一丝光亮泯灭前，那黑发蒙面人回头看去，残灯冷焰，暗影幢幢，那些鬼俑似乎也跟着疯了，一个个手舞足蹈，疯狂狞笑起来。

谁也没看见，在他们背后，一只干瘪的鬼爪抓住棺材沿，慢慢地，一张骷髅般的怪脸顶着一顶糟烂乌纱摇摇晃晃探了出来，接下来是虫蛀蠹霉的寿衣……

变生寿宴

当朝太师府。

正是太师武清风寿诞之日，宾客如云，寿堂上彩灯高悬，喜气洋洋。前来祝寿的宾客都聚在青玉案旁，指着次第摆上的寿礼评头品足。每年都这样，太师的寿宴成了一场赛宝会，有资格前来祝寿的达官显贵们争先恐后献上寿礼，珍珠论斛装，赤金以斗量，珠光宝气，把在场来宾的眼睛都晃花了。

太师府管家武阿福高声唱礼，落笔如飞，娴熟地填写礼单，着仆人一一收讫。太师武清风端坐正座，接受众人祝寿，阿谀之声此起彼伏。

正热闹之时，门官又高声唱道：“顺天府尹到——”

唱声未落，只见顺天府尹钟三昧迈着四方矩步，引着两乘红呢软轿，分开众人，顺明石甬道来到寿堂，拱手施礼：“下官恭贺太师千秋之喜，祝太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特奉上两件寿礼。”

谁都知道顺天府尹钟三昧是太师当前红人，他送来的寿礼自是与众不同，众人都屏息静气，等着看轿子里是什么宝物。

钟三尹倒不急，瞥一眼左右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道：“太师乃当朝泰山北斗，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京城百姓托下官转送您的万民伞、清明旗、廉政谱车载斗量，下官代为上呈一二，望太师笑纳，以慰百姓之心。”说着来到第一顶轿前，掀开轿帘——

“冤枉啊！”轿里突然爆出一声凄厉的哀号，跟着扑出一个鹑衣百结的老丐来。老丐趴在地上，咣咣磕头：“府尹大老爷，太师府恶奴强拆我房子，强占我土地，纵马踩死我儿子，抢走了我儿媳，气死了我老伴，我那才十岁的小孙女也被卖进了万花楼！小老儿有鸣冤状，你青天大老爷可要给小人做主啊！”呜咽哀号，不绝于耳。

这一幕太突然，太师府家人看到了那老巧的脸，个个脸色大变。钟三昧如遭雷劈，险些晕厥过去，厉声喝道：“你这刁民，什么时候钻进了我的轿子？”飞起一脚，将老巧踢个倒仰。再看轿里，箱子还在，一打开，里面的万民伞清明旗廉政谱却不翼而飞。

钟三昧只觉天旋地转，一腔怒火无处发泄，回身举腿又踹那老巧。

武清风气得胡子乱颤，手指着钟三昧：“你你你，你是来给老夫祝寿的还是来让老夫折寿的！”

那老巧仰天惨笑：“你这装聋作哑的贼老天，咋就不睁眼哪！包青天啊，你在哪里！”

太师府一帮下人连轰带打，将那老巧撵出门去。在场众宾客大气不敢出，都知道这时候说什么都是错的。本来其乐融融的寿宴，现在成了一场闹剧。武清风脸色铁青，浑身颤抖，要不是今天寿宴没佩剑，他早就拔剑杀人了。

钟三昧唯知连声告罪，磕头如捣蒜：“太师请息怒，太师请息怒！下官本来备好了万民伞等物，一路亲身护送，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会、会变成一个刁民。请太师看到下官平时对太师忠心耿耿份上，饶了下官。下官还有第二件寿礼，望太师给下官一个谢罪的机会，笑纳则个。”说着，连滚带爬抢到轿前，一把掀开轿帘，伸手自其中托出一个烫金漆盘，盘中一物，高约三尺，一领红纱蒙着，看不出是何物。

钟三昧托着那物，在武清风面前跪下，颤巍巍道：“太师日理万机，为民操劳，下官为表敬意，特献上祖传夜光宝玉玲珑塔。此塔乃南阳夜光玉所雕，玲珑剔透，置于室中，冬暖夏凉，最妙的是入夜则大放光明。太师有了此塔，必然寿祚绵延，福海无边！”

武清风哼了一声，亲自接过烫金盘，放在青玉案上。在场宾客的视线都集中过来。红纱掀起，现出一座宝塔，塔身高约三尺，涂着棺材一样的紫褐色，斗拱挑出十八级八角卷檐，顶端塔刹亦是十八层相轮，覆以华盖，刹顶装饰着一把鬼头弯刀，刀刃上血痕蜿蜒如蛇，环绕着一只鬼眼，大如婴拳，皂白分明，白眼球中布满血丝，黑瞳仁处一个血淋淋的“殺”字浮凸而出，摄人魂魄。最底层莲花座基承托着一尺高的四方塔墙，一方有一拱券门洞，

门扉闭合，正对着武清风的脸。武清风伸颈细看，门上写着几行朱砂血字：

“奉天承运，阎君诏曰：方今阳间遭逢乱世，奸邪秉政，百姓遭凌，朕心难安。为恶者当知人心可欺，鬼眼难蒙。今有罪犯武清风贪赃枉法，纵奴作恶，草菅人命，当处毒刑，罪不可赦。丧钟记时，时刻归零，朕亲往执刑，善者生，恶者死。钦此。”

武清风气得快爆炸了：“钟三昧，这这这就是你的夜光宝玉玲珑塔？”钟三昧再次如遭雷击，扑通一声又跪了下去：“这这、哪个狗日的偷了我的宝塔！这不是我的塔，我的塔是夜光白玉……”武清风怒叱一声：“真的不是你的塔？”钟三昧把额头都磕出血来：“借下官一万个十万个天大的胆，下官也不敢哪！”武清风面色狰狞，略一沉吟，道：“谅你也不敢！”向人群里瞟了一眼：“肖捕头来了没有？”

“卑职在。”随着一声有气无力的轻咳，一个瘦削的身影从人群中挤出来——正是顺天府总捕头肖不平。来宾中有闻名未见其面的，一看之下都有些许失望，这位有天下第一神捕之称的肖不平，面色苍白，举步迟缓，似有沉疴未愈，难怪江湖上有外号“多病书生”。

正在此时，一声娇嗔从内府传出：“不平，你来了也不先来找我。”

随着声音，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如一阵春风拂过众人之脸，飘到肖不平面前，一只纤美的红酥手扶住他。只见那少女绾灵蛇髻，佩明月环，螭首蛾眉，瑶鼻绛唇，直似琼雕雪镂的仙子。在场诸人俱是达官显贵，阅尽美色，也被这女子摄住心魄，一时间都呆了。

常来太师府上落的，知道这少女便是武太师掌上明珠武玲珑。年前武玲珑丢了一支白玉麟管龙须笔，那笔是古今十四大名笔之一，向来视为至宝，丢了后终日茶饭不思，没想到肖不平只一天半时间便将笔找回。从此武玲珑芳心一缕便系在了他身上，有事没事总往他那跑。武清风出身武林，不拘小节，对肖不平也青眼有加，数月前忽然主动提亲，太师许婚，肖不平岂有不应之理。是以两人虽未成婚，已有婚约。

见肖不平现身，武清风阴恻恻道：“老夫寿诞，竟有人偷梁换柱戏弄老夫。肖捕头，都说你办案如神，今日你便给老夫查个水落石出！”

武玲珑也拽着肖不平的胳膊撒娇道：“对对对，快帮我爹查一下，到底谁在捉弄我们。”

肖不平不语，转身向钟三昧询问。钟三昧本是他的上司，此刻见了他如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不平啊，你可要给我洗冤昭雪，还我清白啊！万民伞、宝塔都是我亲自送进轿子里的，一路也是我亲随，卫士护送，根本没人能调包，真是活见鬼了！”

肖不平眉头微蹙，仔细询问。钟三昧将装宝护送走过什么路，穿过几重门，拐了几道弯，遇了几个人，说了几句话一一说明，不见什么破绽。

肖不平眉头紧皱，背着双手踱步。一眼瞥到鬼塔门上，但见阎罗圣旨字下有一圆盘，上嵌大小四个轮盘，却是佛教的六道轮回盘。最顶层圆心小轮画有鸽、蛇、猪，代表贪、嗔、痴三毒。第二轮半黑半白，寓意生死。第三轮分为六格，刻有天、人、阿修罗、地狱、畜生、饿鬼六道字样。最大一轮分为十二小格，分别是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及老死，佛教中的十二因缘。在这十二因缘轮上除了十二因缘名外，又分别刻有零到十一字样的十二时辰表。顶心小轮上时分秒三枚指针滴滴答答，不紧不慢地走着。方才吵吵闹闹，谁也没听到这细微声音，此刻鸦雀无声，钟声入耳，不啻沉雷滚过。此刻时针处在十一时，还有两刻钟便要归零。

“时刻归零，善者生，恶者死。”肖不平咳嗽一声道，“调包的人既然能偷天换日，又如此大张旗鼓，恐怕不仅仅是为了吓人。为太师安全起见，现在寿宴暂罢，太师请回归内宅，马上派武士护卫，以防不测。”

太傅隋狂楼一直冷眼旁观，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这时他轻捻黑髯，不阴不阳道：“武太师乃武当嫡传，一身浩然正气，几个毛贼虚言恫吓就龟缩内宅，岂不貽笑大方。肖捕头，你也忒危言耸听了。”

武清风和隋狂楼为当朝左右宰相，兼领太师太傅，官职颇高而意见相左。当今天下并不太平，北方鞑靼屡犯边境，武清风是主战派首脑，隋狂楼是主和派领袖，双方一直争执不下，势若水火。但武清风寿诞，隋狂楼既碍于身份，也不希望两人不和表面化，所以还是带着礼物来祝寿。只是此时隋狂楼见武清风出丑，心中暗爽，免不得出言讥讽。